

印度圣徒孙大信(刘翼凌)

目录: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0 1. <u>背景</u> | 1 3. <u>父亲</u> |
| 0 2. <u>家世</u> | 1 4. <u>藏记游历</u> |
| 0 3. <u>归主</u> | 1 5. <u>欧洲之行</u> |
| 0 4. <u>逼迫</u> | 1 6. <u>在西藏所遇的神迹</u> |
| 0 5. <u>入神学院</u> | 1 7. <u>在西藏所听见的神迹</u> |
| 0 6. <u>沙陀生涯</u> | 1 8. <u>殉道者卡他信</u> |
| 0 7. <u>禁食</u> | 1 9. <u>喇嘛的秘书</u> |
| 0 8. <u>入藏途中的发现</u> | 2 0. <u>天上的经验</u> |
| 0 9. <u>还是我去吧</u> | 2 1. <u>关于天上事的回答</u> |
| 1 0. <u>南印播道</u> | 2 2. <u>最大的奇事</u> |
| 1 1. <u>再受试探</u> | 2 3. <u>至死忠心</u> |
| 1 2. <u>在东方各国传道</u> | |

一、背景

印度为许多民族组成，其中一族叫锡克(Sikh)，其所奉者为锡克教(Sikhism)，创始人为拿那克(Nanak)。他综合各教教义，提倡一个新教，以平等和平为信条，并以 Firanth 一书为该教经典。信此教的人，不久成为一族，受一王统治。后来有一王赐全族姓(信)(Singh 狮子的意思)，以加强团结。该族人头蓄长发，头上束巾为装饰。民族性情尚武，所以人各身佩一刀。英人曾在该地征许多兵，历次战役均有功劳(现在香港和从前上海之印藉员警多为该族人)。他们信仰的是一种神教，又好像汎神教，相信人心及其他万物都有神在其中。他们因回教的压迫，起而反抗，就渐渐形成好勇的民族，已离开创始人和平的原旨了。孙大信就是这族的人。

二、家世

孙大信(Sundar Singh)生于一八八九年九月三日，在 Patiala 土国的 bampur。家庭原为贵族，父极富有，宗教气味很浓厚，尤其是他的母亲信神最笃。他是兄弟中最小者。他母亲希望他在年纪大了后做个沙陀，说来话长，简言之是一个不属世界只属宗教的人，穿起番红花色的袈裟，不结婚，不事生产，颇与中国的和尚相似。沙陀有住庙的，也有的居无定所，云游四方的；此类云游四方的沙陀可称之为行

脚沙陀。他的母亲要他放下世界一切，追求(Santi)(灵的平安)。他小的时候有一次早起向其母讨牛奶吃，其母说不应先吃奶，应先吃灵粮(求平安，祈祷，诵经)。这件事就可对他幼年时从母亲所受的教育窥见一斑。他七岁时即能背诵 Bhagarad Gita(天神之歌)，是印度教经典中最主要的一本。其母常对他说：“不要象你兄弟一样追求世上虚浮短暂的事物，要追求属灵的高尚幸福。”印度人与中国人一样，大都希望子女富贵尊荣，这位母亲却不是，她想让孩子得到灵魂的平安，所以孙大信常说感激母亲的话。其母又每月两次带他到庙里去见老主持，并要他学瑜珈，来锻炼身体及集中精神。这样锻炼不仅身体健康，并能在集中精神时，控制肢体脏腑，又能看见人所不能见的灵界之事。

其父对宗教的热心不及其母，只说这样年轻就讲究此事，大可不必，等到老年再追求不迟。但他也不很反对。例如，有一次孙大信在路上遇见一个乞丐，样子很可怜，就倾囊相送，仍见他寒冷，就想买张毡子给他，自己又没钱，于是拿了父亲五元钱给他。到路上良心受谴责，只得中途返回，又不敢将钞票立刻放回父亲袋中。父亲问遍了全家是谁拿了钱，问到孙大信，孙大信说没拿，随即良心又受责备，就向父亲承认犯了两个罪。父亲问是什么罪？他答道：一偷钱，二欺骗(说不曾偷)。父亲赞扬他能悔过，受感泪下，安慰他以后让他走了。

三、 归主

十四岁时的他的母亲过世了，孙大信受到了一个大打击。素日所要得的平安未得，此时更加不安。所以，凡是宗教书籍他没有不搜寻阅览的，如佛经可竺经都在追求之例。那时他就读于英长老创立的学校，校里例有圣经。所有宗教书籍都能引起他的兴趣，只有圣经使他憎厌。这大概因为印人那时受英人统治，都对英人反感。英人信圣经及基督教，所以孙大信也反对这两样。他不但反对传道人，甚至逼迫传道人，每逢有人传福音，便纠集众儿童大叫大喊或拿小石牛粪打他们，使他们不得不停止。他十五岁时(为一九〇四年)，在十二月十六日将学校发给学生的圣经撕毁并焚烧，而且当作笑谈，回来告诉父亲后，父亲说：“你疯了吗？”意思不是说这样的事不对，他只认为这些事不是小孩子应该作的。可是孙大信却自以为替锡克教行了一件功德。但此后心里更不安了。

十七日他的心中非常痛苦，对父说：“你明天就没有我这个儿子了，因为我要自杀。”父亲以为是孩子胡言乱语，斥责了几句，并没放在心上。十二月十八日早上三点孙大信就起床了，(印人相信这时间为最好的拜神时间)，沐浴毕即祷告，求神给他得救之路。他说：“神啊!如果有神(他的话象个无神论者)，求你把正路指给我，我就作一个沙陀，不然我就要自杀了。”祈祷以后，他决定四点半神若不来救他，他就卧在屋旁铁路的轨道上让那时经过的火车辗死，以便快一点在来生得到今生未得的平安。约一刻钟后仍未有动静，在此紧急关头，他当然没有停止祷告。

四时许，室内忽有大光，他以为室外起火，出外去看，四周毫无迹象，于是回屋内继续祷告。就在这时，他看见彩云满室，彩云中有光亮的人，面上充满慈爱。他初以为印度的教神祇 Krishna 或佛陀来了，就要下跪。细细一看，见此人手上有钉痕，原来是他所反对的耶稣。拜还是不拜呢？正进退两难之际，这位耶稣用 Hindustani 话对他说：“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你要记得我曾在十字架上舍生为你。你刚才祈求

“正路，为什么不走上去呢？”孙大信这时才知道拿撒勒人耶稣，不是历史上的过去人物，乃是神，是现在仍然活着的神。于是他就在他的脚前下拜。从此他的整个生命改变，有神的生命、喜乐和奇妙的平安——天堂已带入他的心内。拜了起身时，基督已不在眼前了，留下的是奇妙的平安，是不能用言语说出的。

这时天仍未亮，他就去敲父亲寝室的门，对他说：“今天我已成了一个基督徒了。”父亲训斥他说：“前日焚圣经，昨日要自杀，今日又做起基督徒来，你怎么这样狂妄？为什么今日、昨日和前日都不一样，变得那么快呢？”他说：“前日昨日我未曾看见基督，但今日亲眼看见了他。”其父说：“看见了他又怎样？”孙大信答道：“要侍奉他。”父不以为意，只是说：“现在还早，回去睡觉吧。”

以上一段话是他在瑞士时讲的。他曾与人辩论，因为有人说这是梦，有人说是异象。他说都不是的，“是真的耶稣，我是用肉眼看见的，不是用灵眼看见的。”他曾见异象几十次，每月几乎平均有两次(这个我们以后再详说)。但这回的却不是异象。他又说：“你们可说这是一个神话，但断断不是异象，因为我本来是恨他的。如果是佛，或许是我的幻想。若是幻想，我不会在一刹那间变成基督徒，并且甘心受许多苦。”他后来在欧洲时有人问他说：“你为什么能获此大福得在肉体中见耶稣？”他总说：“你们更有福，因主耶稣说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。我是见了才信的。”

四、逼迫

他向家人亲戚都承认这事，当时有一个同学古狄信(Gudit Singh)也信了主(在印度教环境里信主是一件危险的事)。他们本族的人，起初以为是小孩子闹着玩，不以为意。后来看见他们认认真真，也就不得不认真起来了。他们把他们的锡克教伟大之处说出来，劝导他们回复原教，但他们不听。其族人于是诬赖长老会学校的教员，把他们告官，说他们强迫学生信耶稣。开始时，孙大信和他的同学赶到法庭，证明信主是出自本人，与学校无关。官就判教员无罪。族人大怒，其父因众怒难犯，无可奈何之下只有把他赶出家门，因为印度教的大家庭容不下改教的人，甚至连仆人也不能接近他。同时该地的锡克教人又迁怒于附近的基督徒。那些基督徒不是被抢被逐，便是家宅被放火焚烧。孙大信于是逃到Ludhiana的教会学校去。到了那里，他发现那里教会信徒多数是挂名的，大为不满，即回家去。家人为之大喜，以为他想回归原教。但是后来才知道他归家却不是归教，使家人族人大为失望。

这时家人见孙大信一定要跟从基督，就想用别的法子使他回心转意，再归向锡克教。他叔叔本是大有钱财的一位富绅，一天叫孙大信到他屋里，领他进入一道地洞，把门锁起来。那时孙大信害怕起来了。以为叔叔要杀他。但叔叔拿钥匙开一大铁箱，使他看见他从来想不到的宝贝，像那黄金、白银，各式各样的珍珠等等。他叔叔说：“我只求你不再信基督教，免得以后辱没了我们的门弟。”说完，就把头巾解下，放在孙大信脚前。这是印度礼中一种最谦卑的恳求。他并且指着那些珍宝说：“你若肯回归锡克教，这些东西都是你的。”

孙大信看这些宝贝，又见叔叔这样恳求，果然不免心动。他后来说：“这是我一生最大的试探，叔叔头巾解下，露出头顶，就是怕孩子羞辱门庭。我看见叔叔向小学生行这种谦卑的大礼，就满眼流泪。”

但正在这时，爱基督的心情油然而生，就躲避叔叔说：“我不能应允你，亲爱的叔叔。”这一巩固的力量，越发显出是从我所服事的主那里来的。此后他父亲对孙大信说：“以后你不是我家的人了。你是一个逆子。”

但是家人还不肯绝望，商议之后，再作最后努力。他们于是使他见 Patiala 国王。国王对他说：“锡克教是伟大的宗教，Sikh 人都是勇敢的，你为什么变作懦夫？你回到教里来我将给你作大官，居高位。”但他不为所动，对王勇敢承认基督；回家后为了表决心，把锡克人认为神圣的头发也剪了。

家人见已无希望，就备晚餐给他吃，又给了他些金钱和食物令他离去。他走出家门，无处栖身，只得宿于树下。隆冬夜深，寒冷刺骨，魔鬼趁势对他说：“回家吧！何必呢？只要放弃信仰，家里什么福没得享？”他坚拒之，魔鬼就退去了，他心中就充满喜乐平安，如同进入天国。他后来说：“这是我第一次入天国。”

他求神带领，神指示他到 Rupar 去会见基督徒。他一到 Rupar 见了 Mr. Uppal(长老会传教士)，就倒在地上。原来他出家时，家人在他最后晚餐的食物里放了毒药，这时才发作起来。Mr. Uppal 和他的太太赶忙叫医生抢救。医生灌救直至深夜，觉得希望甚微，就回去了。奇妙的是第二天早上他痊愈了。好了以后，他又回到 Ludhiang 的教会学校，那里 Wherry 和 Fife 两位传教士待他恩爱有加。他父亲听说他没死，又来劝他回去。他对父亲和一些劝他回家的亲戚说，他已得了基督的平安，举世之喜乐也不能与此交换。

那里的传教士觉得他在此仍不安全，就送他到近 Simla 的沙巴渡(Sablatha)去，以免暴徒袭击。那里有一个医药布道站。到了那里，他要求洗礼，但照印度法律不到十六岁的不准改教受洗，要到九月三日他生日的那天，才满十六岁，才能受洗。又因为那时印度人民都非常愤激。传教士们认为在沙巴渡行洗礼也不安全。Fizo 那时是沙巴渡教会学校的校长，就写了一封介绍信叫他到 Simla 去见 ohurchmissiomary Society 的老传教士 Mr. Bedman。请其为孙大信施洗。Mr. Redman 觉得他很好，且惊奇他有这样令人满意的圣经知识。到一九〇五年九月三日，即孙大信十六岁生日，就在 Simla 的圣多马礼拜堂为他施洗。那是英国教会的礼拜堂，洗礼时读诗篇二十三篇：“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”其他礼节都照英国教会规矩。

五、入神学院

受洗三十三日，孙大信开始穿袈裟，作基督徒沙陀。当时他以为是第一个如此作的。其实在他以前已有许多人作过基督徒沙陀了。这样穿了袈裟就便于传道工作。任何人(不论男女)都会欢迎接待。在本国周游传道后，这位十六岁的青年沙陀，因家居印北，接近西藏，以为出门为主作见证，莫过于深入福音还未传入的西藏禁区。遂于一九〇八年赤足入藏传道。当时他带的只是一张毡子和一本新约，又只单凭理想，不知藏地岁时地理天气；时为严冬，藏地积雪十余尺，行路甚苦，以致入藏的目的未达

而退。

一九〇九年因友人劝告进圣约翰神学院，是年圣诞节即升一班，次年一九一〇年离去，对学院里的神学唯智主义深表不满。他以为神学主要点乃与神接近与神交通，智力却不是主要的。孙大信在腊河进入圣约翰神学院的时候，觉得非常失望，因为在神学院学生里面仍有挂名的基督徒。教会学校里面有挂名的基督徒不足为奇，但在神学院中仍然如此，使他觉得何等可痛。但是他并不灰心。他进到神学院之后，与其他学生有了很大的分别，他不看重身外之物，吃的穿的住的，都不放在心上。他不但不看重身外之物，甚至连身体也不看重。这样的生活，给予一般同学一个无言的责备，使这班人心里难堪，因此引起他们的攻击。有人说他故意与众不同。在课堂讲课时有关分别为圣的话，马上引起众人的冷嘲热讽，说只有孙大信可以如此。

有一个同学是攻击他的众人之领袖，一天看见孙大信又到野外的大树下(他时常祷告的地方)去祷告，便暗暗的尾随其后，看看他究竟做些什么。他原想查出他是不是去睡觉，希望抓住把柄好攻击他。当这人暗暗的走到孙大信旁边时，见他痛哭流泪的祷告。祷告何事呢?细听之后，原来就是为攻击他的现在在他身旁的人祈祷。他说：“神啊!如果我错了，我愿承认我的错，求你赦免我。但求你也感动他，无论如何，我们要和好，我们中间要有爱。”攻击他的人听见了他这样的祷告，就羞惭得无地自容，不禁痛哭起来，也跪下流泪的一同祷告。祷告后，受神极大的感动，就对孙大信认罪求谅。后来这人也作了很好的牧师。在一篇文章里他说：“我所认的道所以有深度，所以有感力，都是受孙大信当年的影响。”因为他成绩好，不待毕业，院方即给他与他一张讲道执照，他就离院他去。后来因这张执照只能在英国教会讲道使用，反而限制了他的传道活动，就送还院方。他以为神要他作工不限于英国教会。于是他走遍各处传道。他只把执照退还学院，并不是与英国教会脱离，只不过不受它的约束罢了。他虽然在各教派的教学领会，却也仍然在英国教会的教堂讲道。

六、沙陀生涯

出院以后，孙大信的沙陀生活才真正开始。这个详细说来，未免太占篇幅。下面的三个故事，可见孙大信沙陀生活之一斑

有一天，他在路上见前面有二人走路，转瞬间却只见一人。他行近时，见一人已仆地，另一人向他行乞，求他可怜帮助以葬其死友。孙大信探囊只有二文钱，全给了他，又把肩上的毛毯给了他，空着手继续走。行不甚远。后一人追上他，在他面前跪下哀哭说道：“我朋友真的死了。”孙大信不解其意，惊讶地问是什么缘故。原来他们两人都是乞丐，两人中一人装死，求人施舍葬费，以此骗钱。但这一回他的朋友却真的死了。他说：“以前我是以此为骗人的方法，但因你是神，我们骗了神人所有的一切，惹了神怒，受了神谴，因此请你赦免我们。”孙大信于是和他讲耶稣，并说只有他能赦免人。此人坚请孙大信收他做门徒。但是他说：“我自己还不过是一个门徒，怎能收别人为门徒呢?”

一次孙大信上山，行到一个地方，一面擦汗，一面唱诗，不久就开始讲道。听众一听到他说的是耶稣，就发怒了。忽然一个大汉走到他面前，用掌打他的脸，他的脸流血，下颌几乎脱节。被打时，孙大信以手遮面，以致手也受伤。道当然不能继续讲下去了，孙大信即拿起圣经，一手用头巾拂拭下颌的血，即为大汉和那些逼迫他的人祷告，求神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知道。那大汉大受感动，后

来决心悔改归主。但孙大信已云游他去，无法相遇，于是到处寻觅孙大信，想求他的“被我打伤的手”为他施洗。久寻不到，大汉急不可待，就在附近教会受洗，仍然希望能有一天遇见孙大信。这大汉名字是 Kriparam，这事之经过，后来得一位印度政府农林部官员叫 Nur Aishan 者写信证明。他目击此事，并且曾参加殴打孙大信，原来他自己是印度教里面革新派的热心分子。这信登在“印北基督徒周刊”上面。

有一次，孙大信在 Thoria 讲道，那里的人起初以为孙大信是印度教沙陀，所以待他很好。后来发觉他讲耶稣，因此将他赶出去。当夜他便宿在山洞里。那夜特别阴暗，甚至连星光都没有。到第二日醒时，见洞中有豹尚未睡醒，原来他是在豹洞里睡了一夜。本来豹是吃人的，但这豹没有吃他，反而做了他讲道的材料。第二天他到村中讲道时说：“人不接待我，豹反接待我，实在人还不如恶兽之有爱心。”

下面的故事是 C.F. Andrews 着的 sadul Sunda Singh 一书上记着的，是一个在新德里圣士提反学院念书的学生名叫 Shoran Singh 写信向他报告的。后来 Shoransingh 写了一本书，名叫 More Rarms Abant India，也把这事记在书里面。他的话原文如下：

在靠近 Kotgarh Barari 的一个夜里，我们正要上床睡觉的时候，忽然看见村谷里有火把往来。孙大信对我说，这可能表示村里发现了斑豹。半夜之后，我听见有人行动的声音，我知道是孙大信下楼出门了。他常常半夜出门，在室外露天祈祷，所以我不以为然。但是约莫小时以后，他还没有回来，我心里便不免着急，因为我忽然想出村中发现斑豹的事。我起床向窗外一望，原来孙大信坐在树下，向谷中凝望。那是一个明亮美丽之夜，风吹树叶，沙沙作响。一会儿，我看见孙大信右边有一个动物。我定睛一看，就看出那是一个斑豹。我受这一吓，全身软瘫麻木，口也叫不出声来。不久，孙大信伸出手来，摸摸那豹，好像摸狗似的，那豹也伸颈俯头受摸，正像一条狗。

这真是一个奇异不可思议的事，也是我永不能忘的事。不久以后，孙大信回来，立即上床熟睡了。我可再不可能入寐，心里想着为什么此人有此大能，连野兽也服了他。翌日清晨，我问他：“你不怕吗？”他说：“我不是豹的敌人，他也不是我的敌人，怕他作什么？而且我信靠基督，什么也不怕。”

从如上的故事里，我们可以看出孙大信此时的生活。他出门时，除了圣经和毯子以外，不带钱米，不带口粮，不带鞋。他经过的是荒山野，人迹罕至之区，没有人家，没有旅店，有时还得借住野兽的洞穴，还不是一般的风餐露宿而已。他的家常便饭是被殴打，被驱逐，被迫害……这些都是人以为苦，以为难堪的事，但他却甘之如饴，认为为基督受苦，便是在地上享受天国。

七、禁食

一九二三年一月末，在许多地方旅行讲道以后，他决心把起念已久的禁食付之实行。他以为欲得能力就应该禁食。主耶稣曾禁食四十昼夜，自己也应该效法。他也想以禁食来测验身体与灵魂的关系。“身体腐败时灵魂如何？”于是自己也在 Hardwar 与 dehra Dun 交界处的大森林中，找到一棵大树，就在那树下人迹罕到之处禁食。

许多朋友都以为禁食是危险的事，劝他不要作。但孙大信以为要在内心更和基督相像，就要像他一样

在旷野禁食四十天。事实上，旧约的先知，新约的使徒，都曾禁食，可见禁食是可应行的。圣芳济(St. Francis Of Assia)每年的大节都禁食，也许孙大信受了他的影响。但是，潜在的影响，或者还是印度的传统，因为绝食是印度人(无论其属何教)素见不鲜的事。甘地常常绝食。据他说，绝食有洁净的作用，又可使灵魂作身体的主宰在发展品格上也是强有力的因素。

古代的印度，禁食的例子更是数不精。据一本古书说，释迦牟尼曾在 Uruvela 绝食。绝食后得到的结论如下：

当我身体清瘦如阴影时，我的魂便大放光明。

我的灵魂便越发警醒，浸润于静慧中。

有了许多先例，更有圣经事实的支持，孙大信想试一试禁食，是毫无足怪的了。

为了容易计日起见，他在身旁放了四十块石头，一石代表一日，每日早上抛出一石，抛尽石堆即为四十日。他这样苦待己身，体力自然衰弱下去，灵魂却更清晰，更活动，更自由。大概禁食十二日后孙大信即衰弱到不能抛石，不能动弹，后来为一樵夫发现救起抬回。他绝食所得的经验是：一、灵命可以离肉体独立，肉体停止活动时，灵命便越发越活泼。二、人的头脑只是灵的办公厅；人的头脑是琴，灵是奏琴者。三、无论什么事情，或饥或渴，或其他，都是对灵命有益的。

休息了相当时期，等到灵体俱健时，这位行脚沙陀再度赴印北和西藏传道。

八、入藏途中的发现

甲、地下教会

一九一二年的下半年，孙大信在印北和入藏的途中游行布道时，发现一种秘密的基督教会的组织，名为“秘密散亚西会”(Secrlet Sannyasi Mission)，人数约有二万四千。他们分为两类，一类为“会友”，即信主后仍安于旧业者；二类为“报告者”，人数约有七百，都穿袈裟，向会友及普通人讲道，不拿薪水。他们的工作都是秘密进行，没有公开布道等事，所以不但印人不知，连印度教会和英美差会也毫无所知。孙大信有一次在尼泊尔传道，大受逼迫，幸亏他们搭救迎接，才得在他们家里调养复元。孙大信游行布巴曾几次遇见其中人物，有文学家、沙陀、隐士，及富贵家族等。他劝他们公开，应该光明正大勇敢出来为主作证。但他们认为须待时机到了才公开出来。他们说：“我们是渔夫——主叫我们得人如鱼——当渔人将网撒下时，应当静静地等候，到了时候，把所打的鱼都一网拉上来。”他们有礼拜堂，建筑与印度教的庙宇相同，只是没有印度教所有的偶像，外人在表面看来不知其为基督教堂，惟有他们的信徒知道，他们敬拜和领圣餐的仪式完全是基督教的，只是下拜时是全身俯的。

乙、基督教隐士

另一发现为基督教隐士(Maharishi)，深居在海拔一万三千尺高的开拉士山(Keilas)的一个山洞中，孙大信

下山回印后向人作如下的述说：

离马尼沙罗瓦湖(Manossarowar)不远，在风景秀美之地，一个年老的苦行基督徒住在一个山洞里。在这万山深处，遇见秘密的基督徒或印度教的修道僧，本不是希罕之事；但这次他遇见的却是一位埃及的基督徒隐士。初见面时这位隐士叫他跪下一同祈祷，末了以耶稣的名将祈祷结束。接着他读了几节古本的山上宝训，并说他在三百年前生在埃及的亚历山大的一个回教家庭里，三十岁入贫流浪(Dervish Order 以托钵为生)为僧，但读可兰经和念祈祷文都不能使他获得平安。他于是走访了一个基督教传教士耶茂司(Yermaus)，在他那里学道。耶茂司是 Francis Xavier 之姓，从印度到埃及传道的。他对他讲永生之道，劳苦者在基督里的安息之道，和其他圣经真理。他信了，就脱离贫流，受了洗，作了一个行脚传道人。起初他随师周游四方。其后则单独旅行布道。多年以后逐到印度，深入喜马拉雅山，便在这个开拉山洞中归隐。他虽伏处深山，却常以(他心通)和别处的基督徒来往。

有许多人为了好奇心常常去问这位隐士，或写信去问他。以后孙大信拒绝答复。他说 Maharshi 是祈祷的人，我非常敬重他，但我的工作是为传耶稣基督而不是传这位隐士。

九、还是我去吧！

要进入西藏必经一条山谷，名叫崇壁，景致非常美丽。从此再往内地去，却是一片荒凉，土地磅薄，天气恶劣。西藏人民不过六百万，从前没有人反对外人入境，在一二三五年前到一六六一年这一段时间内，天主教徒传教通商，便可随意往来，绝无逼迫。但后来就不同了。大概他们受了外人的欺侮，所以改变态度，因而禁止外人入境。在十八世纪的末年，尼泊尔小国的兵，闯入西藏，大事蹂躏，西藏就请中国相助，把尼泊尔兵几乎全部消灭。从此以后把拉萨的大权归中国人执掌。禁止外人入境，就是从那时起的。自中国衰弱，他们起了仰赖别国的思想，于是也有喇嘛到俄国留学，受各种教育。其中最著名的人叫多尔节，他在一九〇一年，带领一班访问团到俄国，有意把佛教联结为一大团体。这访问团以达赖喇嘛为全团首领，他们的目的是欲藉俄国军力为助。可借这班喇嘛，眼光短浅，见识又少，竟把俄国认为是一个佛教呢。

世界的人多不知西藏的内情。西藏从古自为一国，自己有宗教的大礼，视为重典，有立的风转祷轮，有用手自转的祷轮。他们的方法，还有上古遗风，如巫述、念咒、探滚油、过烈火等等，用这些法术试验人是否有罪。拉萨城为中央集权地点，达赖喇嘛官名叫普他位，建筑大盘石之上，金碧辉煌，华丽无比。下视拉萨，全城都在望中。城中街道房舍，都卑陋不堪。佛教虽以慈悲好生为心，但在这城里，残杀却比别城更为激烈。这一民族的团结力，全赖佛教。每一家供出一子为喇嘛。据说几百年前，有一佛圣人，曾有预言，说西藏有一天要被外国打败，到那时连佛都要淹没。因此他们禁止外人入境，特别反对传道，生怕预言应验，成为实事。

孙大信生长在印度极北的地方，他很熟悉喜马拉雅山，他的心却常想向黑暗地方传主的道。他对事奉基督这事，有非常的见解：他以为在未听见主名的地方，是他传道的范围。这样看来，他注目西藏是

自然的，因为他的志愿本来如此。百年以来，印度已不乏传道人，信基督的更不少，他们到处传主的名，惟独西藏和尼泊尔无人进去。只有印度人能去。但是天气实在恶劣，并且那愚拙黑暗的民族，又极端反对福音，所以印度的基督徒也不易进去。然而为主受苦，是孙大信的目的，所以他不怕前途的苦难，仍要进去。他虽是一个年轻人，确有勇气自己进入黑暗地方，因为他自觉是主派他去那里。他没有行程日记，因此不知他受苦的详情，所知着仅零碎的记录罢了。

孙大信在一九〇八年曾到过西藏，那时不过十九岁，西藏话语一点不懂，在印度边境有两个基督教传道人，见孙大信就留他作客一星期，并介绍给他一位教西藏话的先生，伴送他前去一程。进藏境不远，果然遇着极利害的反对，那是以喇嘛为首，率领众人对他攻击。虽然如此，他仍平安地到了大西岗。出乎意料之外，那里的喇嘛待他甚好。这喇嘛还是一位大道领，手下还有一百多小喇嘛。这大喇嘛为他预备饮食居住，在这严寒天气里得到这样的招待，实在好到极点。这大喇嘛又招呼众人都来听他讲道，使孙大信心满意足的去传主的福音。

从大西岗起身，到了一处，是上述那位喇嘛的朋友在那里作喇嘛。他也一样的接待照应，一样的招人来听讲。孙大信从此到四周乡间传道。在这个黑暗迷信之区，常常有人反对他，自不待言。有人恐吓他，警告他快快离开，否则怕有想不到的危险。但是孙大信不是容易害怕的人，仍旧作他的工，仍旧在这样顽固守旧的地方，为主争战，全不以逼迫凌辱为念，只要有人信救主，就算尽了他的本份了，有一锡兰朋友说：“孙大信定意在西藏冰雪中赤足而行，为的是要表现他坚强不拔的信心，以领人归向基督。”

十、南印播道

这时孙大信非常出名，印度教、回教、基督教的人都知道他。一九一七年他开始到外国传教。出国前，先到南印，后到缅甸。在南印时有许多可记的事。

据说南印为圣多马传道的地方。别的使徒都往西去传道。多马确往东行(在 Madras 有圣多马山)。南印的信徒以此为荣，说：“我们所信的是主耶稣的使徒亲自传给我们的。”这事是否合乎史实，我们且不去管它，但南印教会历史，能追溯到第三世纪，则是毫无疑问的。孙大信责备他们说：“你们没有为主发光，这一千多年来，你们若竭力将福音传给印度同胞，印度今日早已基督化了，何用外国人来建教堂传福音呢？基督教何致关闭在这一个小小的地区呢？”他们回答说：“我们没有主的呼唤，所度过的只是安份守己的生活。”孙大信就用一个比喻说：“有一个父亲往远方去，他有一个花园，他离去时没有将园门关锁，也没有把修理花园、灌溉花木、饲养珍禽、异兽、家畜等一切的事嘱咐儿子去作，儿子也就置之不理。结果，盗贼来，践踏花园中的一切，花木枯干，家畜饿死了。他父亲的朋友问他为什么不好好的管理这花园，儿子说：”我父亲走的时候没有嘱咐我啊！“你们以为这儿子尽了本份没有？难道这个自己份内的事，都要吩咐了才作么？于是南印信徒大觉惭愧。后来请许多牧师去开兴奋会，结果，曾有一次有了大的复兴。

一九一八年二月，孙大信在南印的特拉温哥(Travancere)向二万雅各派(雅各是一位主教的名)信徒作见

证。跟着他在南印一条大河中的一个岛上传道。到会的有三万二千人，都是圣多马派的信徒。这派教友每年在这里开会七八天，每天深夜讲道。天还未明，就有人在高呼：“荣耀归神，颂赞归神子耶稣！”听见一这呼声，到会的人(多有在那里住宿的)就都起身。不久以后，唱祷文歌声四起，缭绕全岛。

到会的人都坐在沙土上，在右边的妇女，身穿白衣，左边坐的是男人——大众都肃穆恭敬。早上先有祷告会，由监督临时出祷题，请大众祈祷，声音先小后大，最后都就像大海的涛声，使听的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。

那时天气炎热，孙大信一站起来讲道，大众便默然无声。他说的大意如下：“印度好像一个大汉，雪顶喜马拉雅山为头，南印度为脚。印度基督教要行，全凭两脚，就是南边的教徒。但他的脚有病不能行，这就是财产观念和阶级观念的病。有了这些病，教会焉能兴旺呢？”

十一、再受试探

未出国之前，他讲道像有电力一样。各处来听道者，有坐火车，坐船来的，也有走远路来的。每次聚会到会者常多到数千人，有时也有上万的，人多的时候，可到几万人。有一人说，沙陀孙大信如果有野心，大可以利用这些热烈的跟从者而为所欲为了。

有一次，沙陀正林中祷告的时候，一个不相识的人上来对他说：“我对你的无私而圣洁的生活深深敬仰。许多人都对你有深刻的印象。这时你很可综合印度所有的各种宗教，创立一个新教，以你为教主，因为我们中间从来没有像你这样出名的人。你现在影响虽大，但只限于基督教。你如果创立新教，则全印度各宗教的人(如印度教徒，回教徒，佛教徒，锡克教徒等)，都要拥戴你呢。”他马上答复道：“撒但退去吧！我知道你是蒙着羊皮的狼。你要我放弃十字架的窄路，去走死亡的大路吗？我只知道我的救主耶稣基督，除此以外我不知道有别的。”说过后就跪下流泪感谢神，因为神使他胜过这个生平最大的试探。当时他看见一个身上发光的人站在面前，他虽然眼泪未干，视觉模糊，仍然知道这是主耶稣，有爱力从他流出。他就俯伏拜地。

这试探是很巧妙的：表面上是一个包括基督徒的新宗教，事实上它却象一个非驴非马的怪物。沙陀若听了那人的话，就会脱离了基督教。表面上要他受各教各派的拥护，为一个新教的教主，事实上只使沙陀脱离以基督为首的身体；表面上他虽然可受万人的敬仰，确会遭神的唾弃，失去万王之王的恩译。沙陀之称他为撒但，是完全恰当的。

十二、在东方各国传道

(甲) 锡、缅甸、马来亚

一九一八年五月沙陀孙大信从南印度到锡兰。锡兰是一个岛国，信奉佛教，前为英国殖民地，今已独立。

在锡兰六星期，他每次讲道总有几千的听众，其中包括基督徒，佛教徒、回教徒、印度教徒，甚至天主教徒。也正因为天主教徒跑去听他讲道，所以他在锡兰的赅夫拿(Jnffma)受到天主教与神甫们的仇视和反对。

他看见锡兰的教友，多数爱美食、华服、大厦，就大大不以为然，在讲道时极力反对奢华，认为这大有害于灵命的长进，亦妨碍教会的发达，尤其能损伤贫穷的教友。

他向来不与人按手医病。在锡兰有一对基督徒夫妇求，因他们儿子病重，入了医院，医生说已经绝望了。他说：“我这手曾撕毁过圣经，不能替人按手医病，按手也不会好的。请你自己向主祷告吧。”

妇人再三请求，他于是和他们到医院去为他们的儿子祷告。后来这儿子二天内就好了。这事有一科仑坡商人 K. Bwilson 写信登报证明。那孩子本来卧病在医院里，过了两天，在他讲道时，居然和他母亲来听道了。孙大信说不按手的原因，是恐怕引人归人。引人归人，对神对己都无好处，故不如引人归神。并且，神给人疾病常是给人好处。或要人谦卑，或要人忍耐。所以常是恩典之一种，还有，如果他按手祷告医病，医好的多了，就恐怕有川流不息的病人前来求治，就没有传道的时间了。

孙大信到了缅甸，给友人一信说：“现在很有祈祷的工夫，”并说，“我很留意宇宙的大观。”凡认识孙大信的，都知道他用的比喻，多从万物万象中得来。到了仰光，好不容易才得一朋友做他的翻译，这时孙大信怕再三翻译失了讲道的原意，所以努力学习英文，凡有机会就试用英文讲道。

这时有一位属改良派的印度教徒，反对基督教，跟着沙陀的脚踪，到处破坏他的工作，但人都不愿听他，就承认孙大信的权威，不再如此反对他了。一次开大会的时候，孙大信请为印度基督教全国独立教会捐款，那人当时捐了五百卢比。

孙大信在缅甸很忙，天天都有工作。有一位元英国会督，事先组织了一个筹备会，叫人预备他到来时的一切事情，在仰光也有一位英国会督作第一次开会的主席。这会后来成为感恩会，当时捐得不少的钱为孙大信到日本去的路费和其他费用。

孙大信一向深信新约的话，毫不疑惑。如耶稣说：“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，喝什么。”他认为这是当行的事实，不是一句空话。神也保持他的信心。不说别的，单说从印度到中国和日本，天气、言语、种族，既各不同，只打算走这样行程的一笔川资，也是平常人提当不起的。但他信神的话，不加考虑，随便起行，随便就能得到一切。这和他初离开家庭，往西藏去受各样的苦，是一样的信心。如果他这时需用什么，印度的基督教会情愿完全供给。但他全是顺从神的意思，勇往直前，绝不疑惑，绝不害怕，也不为自己打算。但无论是火车、轮船，都得乘坐，到处受人欢迎。

孙大信到仰光、新加坡、槟榔屿等地都开传道大会，听众的种族、阶级、言语各不相同，中国人、日本人、英国人、马来人、印度人，各样都有。要有好几个人翻译如加拉语、印度斯坦语、孟买语、中国语、英语等。作主席的人，也是各种各类的，有商人、有教士，有官吏、有英国的武官等。

在缅甸时，他曾上眉妙山，在那里作几天休息。他很爱山中天气清和，景致佳美，又在山上遇着几位同省的乡亲。他们并非基督徒，但也勉强他和他们同盘吃饭。这事按着印度阶级的旧规，是破例的亲

热，表示着非常的敬爱，和格外的优待。他们曾对众人说：“这人才德兼备，他的特别现象，是以心魂作为立言的根本；不是一般的空话。”也有本地的一位信徒说：“自从沙陀教我们祈祷以后，我们的祈祷和从前就大不相同。我有一个外甥，平素最反对基督教；自从他住在我的家里，他的硬心，就全然溶化，且作基督门徒。有一英国医生说：“看他在马来人所行的事，实在有如五旬节时的使徒所作的。”有一报纸上的评语说：“他的热心能激发人的信仰，使听见的人心悦诚服。”

在巴森有个印度的回教徒领袖，也帮忙开会，孙大信见此光景，非常满意。他在槟榔屿的剧场，也开一次大会，后来，把他在那里的演词编译为印度、马来、中国三种文字。有一次在礼拜常特别对锡克人用印度斯坦语演讲。讲完以后，有个锡克人站起来说：“请到锡克圣郎再去演讲。”因为锡克人多作员警，英国员警厅长特入半日假，使他们有机会去听孙大信讲道。

论到他在东南亚所作的工作，孙大信特别提到缅甸说：“缅人多半为蒙古族，多半奉佛，因此对神没有真知。他们的语言中根本就没有神一字。但他们心地朴素简单，而且廊门洞开，任人参观，绝没有像印度教那样门禁森严。在此地的印度人，多领他们的妇女来听道，也不像在印度那亲固执，那样严守教规。在这些人民中，虽作了传道工夫，但是效果如何，我不敢说”。

一九一九年孙大信启程走中国和日本，五月二日经抵新加坡。那里多半用英文，没有人会翻印度话，所以他从那日试验用英语讲道，以后一直也是用英文讲道，他因此大大感谢天父，使他能用英文普传他的福音。

(乙) 在中国和日本

一九一九年，孙大信到中国，历游上海、南京、汉口，北京等处，在各教会传道。他觉得中国人朴诚坦白，回国后曾对人表示：“如今怀人忆地，爰慕中国之心，未当一日去也。”

孙大信到了中国，认为中国人很尊崇宗教的信仰，且在精神上很容易接受真理，因为没有印度那样有阶级的障碍。有北京的一位教士对孙大信北京之行说道：“他来到北京真合适。有一次他在大礼拜堂内演讲，听众多受感动。到的人数也比平常特别多。他用英文讲道，不仅对中国人讲，也向欧美人传播真理。”他到过汉口，不幸那时市上正发生流行病，然而他也没有因此而耽误讲道的工作。后来到了山西，听见一九零零年拳匪之乱，中国信徒如何为道舍命，心中非常受感动。又路过南京，也住了一两天，作传道演讲。

他到了日本，看见日本人太重唯物主义，也看出日本人对宗教很不留心，就用尽了精力，竭力劝他们改途，可是到底不能感动他们。一般人仍然一味贪财争权，荒淫无度。他们原有的神道教，不能助长道德，廊宇巍峨，只不过壮游客的观瞻罢了。

论到孙大信在日本传道的效果，有一位日本牧师说：“在西京的美国牧师们大受他的感动，我想本地牧师们也当如此。举例说，有一位青年大学生，常来我家，他专心攻求科学，偏重唯物主义，虽有意求亮光，但看不清楚；更因功课的缘故，不能赴会听孙大信的演讲。后来在我的查经班上，我以他布道的事告诉他们。该生不语，低头默想。不数日，早晨七点半钟到学校去，路过我家；我见他手上有绷带，就问他为什么。他说：夜里得着神的能力，昨夜从神的梦中醒起来正是 3 点半钟，梦中见神，

如同见父亲勉强叫我作不愿作的事情，醒来心中觉有神的力，勉强我如同父亲的勉强一样。自己想用力反抗，但越反抗越得服从，不知不觉两手合拢起来，浑身发抖并且身心非常的快乐，就大哭高喊。住在隔壁的人进来问是何事，为了急于对他们说明这事，拍桌子，用力过猛，把手碰伤了。”我就说：“这是基督召你，你当承认，也当告诉别人。”到那日晚上，他从学堂回来，和两个同学走，一位是医生，一位是叛道的信徒。他就把所遇见的事告诉他们。那位叛道的学生说：“我从今悔改，以后也要信从基督了。”这样看来，沙陀这几天讲道，是满有果子的。

孙大信对日本所提供的，是叫信徒存诚心，尽心，尽力与神有交谊。他说祷告不是为求自己的好处，而是为和神有联络，信徒要完全献身于基督，要遵守神的命令，要能克己（克己包括舍命）。有受感动的作见证说：“孙大信说话有权柄，正如神的使者，因为他把自己完全交与神。”有一女基督徒说：“从前有一位亲爱的朋友，最爱慕古教，但是不能满足他的心，就很用工夫求真光，但终究得不着，后来投在一大瀑布里死了。我想他完全不知道基督。没有一位能救他从黑暗中出来；他觉得世上没有立足之地，就自杀而死，实在可惜。”

有一日本教士问孙大信说：“先生如今还是游行印度，饥渴不得饮食，劳乏不得栖宿之所，像从前一样？”孙大信答道：“不然。如今到处受人欢迎，到处有人为我预备大房子住。人们听得我的名声，往往聚有好几千人前来听我讲道，大不像从前了。但这不是十字架的路。要行十字架的路还是到西藏。”

十三、父亲

一九一九年沙陀孙大信又到西藏去，在未赴藏前，他父亲很慈爱地接待他，这位父亲就是曾打算用毒药毒死他的（这事虽然不能十分确定，但其家人或亲戚放毒药时他是应当知道的）。现在问他怎样才能作基督徒，因为他也想作基督徒了。孙大信听了这话，当然大大高兴，就告诉他父亲说：“要读圣经和祷告。”他父亲就照此而行了，不久之后他对孙大信说：“你的救主，我也找到了。”他并且要孙大信为他施洗。孙大信说：“我从来未曾给人施洗，我这手是撕过圣经的，不能为任何人施洗，还是请附近教会的牧师为你施洗吧。”不久，他父亲不但受洗归主，并且在亲友面前作见证承认主名。后来，孙大信赴欧洲时，他还担任川资助其成行。

十四、藏游记略

一九一九年七月，孙大信对到西藏，归来着有游历记略，摘要如下：

一九一九年七月，“我从渴加尔起行，往西藏去。同行的有西藏的基督徒名谭伊亚的。从渴加尔到西藏交界有一百三十英里，中间经过许多的城镇，一到即向居民传扬真理。

后来才到羊坝，是西藏境内的第一城。再往前走，多半是树林深草，没有人烟，也没有可投宿的地方，不过有牧人的窝铺，一处一处，成为荒野唯一的点缀。走了五天的工夫，方才度过这旷野，有一夜曾在树下过宿，有一夜是住在洞里。过此以后，连树也没有，那地方又高又冷，草地不多，眼所见的

是高山，就是沙碛。经过这山非常困难，山高有一万六千尺，寒冷的利害，使我浑身几乎失了知觉。一天晚上，逢着大雨，只好坐在雨下过了一夜。这地方很危险，常有人死在雪中。

七月十五日，到了黄铺拉口，高一万九千尺，看见三个冻死的尸体。在这样高的地方呼吸很难，我的肺大痛起来，耳朵可听见心突突的跳声。在此看见一大片冰场，据说曾有许多人死在这里，但是现在连尸体都不见了。经过这最困难的地方，我们居然平安无事，不能不感谢天父的保佑。

十六日，到了穆得村，村长很仁慈，接我们住在他家，请了一位顶重要的喇嘛，同我们吃饭，这喇嘛会说印度话，我讲福音他很留心听，且甚欢喜，也不反对别人来听。以后我们经过了許多城，每进一城，没有不讲道的。渐渐的到了库衰拉，那里有最大的厅，内有四百喇嘛。喇嘛长是从拉萨封训的。我们在此住了两天。他们不逼迫我，但是很和我辩驳宗教的事。”

十五、欧洲之行

孙大信赴欧的目的有二：第一，印人常常说，基督教虽在欧洲曾盛极一时，但现在已成强弩之末了，所以只得转向东方找立足之地。孙大信想亲自去看看这是否是真的。第二，他一夜在祷告中，神呼唤他到美国去讲道。他觉得他应到那里去作见证。

一九二零年二月他到英国利物浦，转到伦敦。英国教会本不准外来人讲道，孙大信是英国教会受洗的，算是该会的会员，所以英国教会的大教堂都请他讲道；皇家宫廷教会也曾请他讲道，听道者有英皇室大臣，并有肯特伯利大主教等。此外，如公理会，浸信会，圣三一大学、剑桥大学，和许多传道人集会都曾请他演讲。由英国到巴黎，又回英国先到爱尔兰，又到苏格兰。

一九二零年五月到纽约，并往费城，芝加哥、三藩市等地。在美国的时候，见佛教，印度佛教颇有从者，且有坚强的根基，他就向他们作一番努力，劝他们迷途知返。这又使他感到教会需要复兴，因为像美国这样的地方居然也有异教。

是年六月三十日到澳洲，经过檀香山时，他向一群五花八门的民族讲话，其中有夏威夷人、菲律宾人、日本人、中国人、英国人、美国人等。到了澳洲以后，他在雪梨，墨尔本等地讲道。所有集会都是各教会合办的，留下一个合作统一的基础。

九月二十五日回孟买，一九二一年春赴西藏，由藏回来又到欧洲。

那年他到欧洲哄动一时，欧人认为他是近代先知，很多讲道的邀请，所以他决定再游欧洲一次。这时他想无论如何要顺道到巴勒斯坦去看看，因为这是圣地，到此游历是读活的圣经。他到的地方，有主降生的伯利恒，有主从小在那里长大的拿撒勒，有门徒打渔的加利利海，有拉撒路复活的伯大尼村，有主耶稣祷告的客西马尼园（他也在那里祷告一次），还有主耶稣在那里升天的橄榄山。

赴欧洲途中，经开罗登岸，对当地教会和欧人的信徒讲道。一星期后到马赛，讲道后即由马赛到瑞士。

在日内瓦时，用国联开会的原址作聚会处。在这个举世知名的场所，他说：“国际联盟曾经为国与国间的和平作过大的努力，但是如果人心没有联盟，国际联盟是无用的。唯有人把心交给主，在众心之主里面联盟，由主管理，才能有真正的和平。”

他又到德国柏林，汉堡，莱比锡等地，特别注意威丁堡，就是马丁路德改教的地方。此后他又到挪威、瑞典、荷兰，然后回英国。这时他疲倦已极，定意要休息一个时期，但值英国 Keswick 会期，因前有诺言，不得不再讲一次。他回到印度时，南印要求他讲道，他谢绝了。是年八月他由孟买回故乡。

十六、在西藏所遇的神迹

一九二一年春孙大信又赴西藏。回来时大家问他赴西藏的经过，他说了许多神奇事。这里只能举一些 JW. Roch 在“英国周刊”发表的比较重要的事实。这些神迹据他说是攻不破的证据，证明神是又真又活的神。

有一次他在森林深处走，到了尽头，天色已晚，前面有一河，正想过去，但因水急无法渡过。他正恳切祷告的时候，忽然听见一个声音说：“我来帮助你。”他就看见有一个不相识的人投入水中，游水过来，叫孙大信驮在他背上，他便背他又游水过去。到了彼岸，他看见地上有火，就想烘干自己湿了的衣服，又回过头去想谢谢那人的时候，却不见了。

有一次他在露天，肚里很饿，天气又冷，身体发抖。有两个人带食物给他，当他想道谢时，那两个人又不见了。

一次他经过一个荒僻的乡村，村中的人对他极仇视，因此他无法入村，便在一个山洞里藏身。不久有几个村人手拿棍棒和石头，打算来抢他打他。当时他自必死，就闭目祷告，把灵魂交给神。祷告后睁眼一看，见村人行近几步，忽然停住，又退了几步，彼此咕咕啾啾交谈，一会儿就走了。他就在那里过夜。第二天村人又来了，但手里没有棍棒石头。他们上前问孙大信说：“昨天晚上那些穿白衣站在你身边的人哪里去了？他们看来既不是印度人，又不像中国人，也不像美国人。”他答道：“他们都是天上的人！”那些村人于是求孙大信到他们家里去。他去了，对他们讲基督，他们都表示接受。

一次他在一个破屋里，当他睡醒的时候，发现一条蛇盘在他的毯子上，当时吓了一跳，立即跑开。少顷心定后，见大蛇仍然睡在毯子上，他使用手抖掉它。

一次他在一个小村中传道，大遭本地人反对，被喇嘛捉去锁在大森林的一棵树上，既不能动弹，又无饮食，树上的果子，可望而不可及；夜间又饿又冷，终夜不能合眼。他自必死，心里非常懊恼，因为这样死法，无人看见，不能在人前为主作见证。到天快亮时，闭目稍睡片刻，醒来睁眼见锁链尽已脱落，而且面前有生果一堆，正可以充饥解渴。

十七、在西藏所听见的神迹

另有一些神迹，不是他本人遇着的，乃是其他基督徒的经历，转述给他的。原来西藏也有基督徒，因为藏人有来自中国的也有到印度的，他们可能在中国或印度听见福音而接受耶稣，不过回藏后却秘密不敢公开，同时中国基督徒想开垦这块荒地，印度的基督徒徒也想开这荒地。他们每年一次在噶林堡聚会为西藏祷告，求神开传道之门。

有一个藏人隐士寻求真理，却得不到。一天有一个不认识的人说愿带他去见一人。结果带他走了一百里路去见一个基督徒。后来这隐士信主受洗，那基督徒说：“带你来这里的那一位必是天使。”

一个西藏基督徒受喇嘛的逼迫，被判摔下山崖，这原是极刑，他自己也以为他必死了。可是被摔后他并未死，休息一下觉得身上发痛，尤其是口很干渴。他便祈求主赐水给他喝。祈求以后见有人前来，用手捧水给他喝。他以为主感动此人送水前来，就俯首喝水，忽见两手都有钉痕，才知道是主亲自给水，就马上跪下说：“我的神，我的主啊，我感谢你。”

尼泊尔有一个女子，是非常爱主的。有一个异教男子非常爱她，向她求爱。但她拒绝不接受，因为他信异教。人们用烧红的铁杖烙她的背。她忍受痛苦，面带喜乐。她父亲问她：“你为什么能这样喜乐？”她说这喜乐是从基督来。她父亲把绑她的绳解开，但解开的时候她的灵魂已经到了主那里去了。

有一个西藏的传道人，被人用棍打伤，还用盐擦伤口，这是非常痛苦的刑罚，但是他脸上发光，充满喜乐，样子真像天使。旁边的人都说这种喜乐，不是地上能有的。

有一人因公开承认主，人用烧红的铁钉刺他的手。他说我为我的救主受苦，是快乐的。喇嘛说：“你的神是一个邪神，把你迷住了。”站在旁边的人叫着说：“邪神不能给他平安，他有这样的平安，他的神一定是一位圣洁的活神。”

有一个传道人被人倒吊起来，可是他说：“你们以为这样是苦了我吗？我才快乐呢！我属天的灵是正确的，你们才是倒的，因为你们一生讨的是颠倒的生活。”倒吊三小时后放下，他确安然无事。

十八、殉道者卡他信

在西藏传福音的，已有好几个人为道舍命，这是沙陀孙大信在那里听见并得到可靠的凭据的。最奇的一个人，生长在帕他拉省，是孙大信的同乡。他的历史真是可歌可泣。

卡他信（Kartar Singh）也生于锡克族，为大地主富家子。又因为他是个独生子，全家的盼望都放在这孩子一人身上，使他受高等教育自然不在话下。父亲对他的盼望既非常大，所以儿子当有的，叫他都有，没有一样缺少，只没有向他培养一点宗教思想罢了。然而卡他信却有爱善慕道的心，觉得一切教育，都不能满足心灵的需要。后来他一听得基督教，就衷心悦服，于是一步一步研究，越研究，越明白，知道只有基督能满足心的渴望。他虽明知通道的门是窄的，但除了这个，没有其他道路可走，因此卡他信立志作一个耶稣门徒。全家的人知道他下了决心，就伤心丧气，不可名状，想用各样法子，叫他不要这样。但无论什么法子，总不能改变他的意志。最后他父亲就叫卡他信的未婚妻来劝他。那女子生得非常美丽，流泪恳切求告说：“你若这样，使我这一辈子不能作人，毁了我的一生。”他看见未婚妻凄惨欲死的样子，心里不是不受感动，但说：“谢你厚爱，佩服至深，但我心已许与救主基督。”那女子听得这话，肝肠如裂，自己回到娘家，告诉众人说：“我一点不能挽回那人的心。因为他说了，他们爱全都归于救主基督。”

不多几日，他的父亲从家里把他赶出去。他因为要吃饭的缘故，就为人作工，所作的苦工，是父亲家

里工人所不愿作的，但他不以为苦。卡他信为主的道十分热心，所以决定丢弃工作，在帕他拉省周游四方，传播福音。并在旁边省和其他地方，游行传道。以后他定意到西藏去，经历好多日子的辛苦，才达到了心里要去的地点。

佛教盛行的西藏，没有容纳基督的位置，甚至连基督的名都惹人的动怒。我们不知卡他信在西藏传道有接受的人没有，只知他绝不反悔，一直向前。他因为看见西藏人没有基督，所以为基督情愿舍命。有这样传道的决心和热心，虽然看来是个少年后生，自然也有人受了感动，只是不敢明言罢了。直到卡他信死了以后，人才看出他传道所结出的果子。

卡他信和他的救主耶稣一样的预感。救主知道要死在耶路撒冷，卡他信也知道要死在西藏。他为传道受苦，有好几回藏人想逐他出境，他仍旧不去。这里被逐，就跑到那里。最后被人捉住，送到青杭交给喇嘛，控告他违犯外人进入内地传教的法例。他心中早知必有今日，见时候已经到了，就一点不惧怕，对着免不了的死，依赖天父洪恩，到底作一个坚强的见证。后来孙大信因路过此处，才听得说，他被定死罪的时候，一点也不害怕，并且放胆壮行，自己走到法场。在走的时候，还是见证主传扬主的福音，劝他们寻求耶稣基督的救赎。人们后来确实知道有一个因为卡他信这回见证，而后作了信徒。他一到法场，人们就把他剥去衣服包在新杀的梨牛皮囊缝起来。旁边还有人，以残忍的心，看着他受苦，而说讥诮的话。太阳晒得牛皮缩拢起来，人听得骨头折断有声，就大家发笑，只有旁边地上一本新约，伴他作死时的朋友。这样的痛苦已捱过了三天，卡他信自知不久就死，叫他们稍微放松一点，让他的手能拿到新约。他拿到新约以后，就尽他垂死的力量，在书上写些纪念的话。他用三国的文字，即波斯文、印度土语，英文。

英文写的意思如下：

“这是一基督徒的死么？”

是的，但不是他死，是死亡在此死。”

波斯文的语义编出来是：

“我的生命，我会千万次向神求之；

神友既赐我，我仍交回，友全受之。

我爱我救主，忠如印度归；

献身焚尸堆，与夫同埋去。”

又译成印度语语意：

“主赐我生命，现在交与他；

虽然全交回，仍不足以报他的恩惠。”

到了晚上，他高声感谢天父，因为在死地大有安慰。他口中没有说不平的话，只说：“愿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。”

孙大信经过这地，听得这种种消息，及回到本省，听说卡他信的老父尚在，就去找这位老人，对他说明他儿子死时的勇敢，并且申明基督的大爱，扶持他的经过死地。老人听了这消息，说出叫孙大信最

爱听的一句话，他说：我也信我儿子所信的主。”

十九、喇嘛的秘书

众人看见卡他信的死都大受感动，其中有位青杭喇嘛的秘书，把卡他信的遗书拿去，要明白这人为何如此。看了才知道卡他信的勇敢，是从新约来的，从此也勤看新约，慢慢的也明白了，也信了主。多年来心中得了道，越进步越发快乐，后来觉得不能隐藏埋没，必要明明承认出来。一天他到喇嘛面前说：“我已信耶稣了。”喇嘛说“你也要取死吗？”没有一点怜悯的心，喇嘛就定他死罪。他的死和卡他信一样，缝在牛皮里晒干。还嫌他受苦不够，再把烧红的铁锥穿他的肉。见还不快死，又解开拖在街上，用木钉钉入他的指甲，直到离死不远，才丢在城外烂土堆中。

这样用尽手段以后，他们就走开了。那位受苦的秘书，失了知觉，在那里躺了多时，痛苦慢慢过去，力量也渐渐恢复，他就爬着起来了。过不多日，伤已全好，人看见他受过这样重的伤，都会痊愈，就起了一种迷信的害怕，说他有什么神的法术，超人的力量，能从死里复活。后来人们再不敢动手害他。孙大信见过这人，从他的口里才知道卡他信的死事，又看见这人受神非常的帮助，仍在藏人中传道。这样的故事，实在感动人，也可见真道在西藏不是没有立足之地。这些事外人不得而知，到孙大信进了西藏内地，方才知，叫他以主耶稣的爱心去对这般黑暗的人。他心中火热，决意为基督在西藏传道。他说：“这是天派定我，召我到这敌道的地方；就是有生命的危险，我也不怕，因为能在此舍命，才能得义人的冠冕。”凡有认识敬慕孙大信的，都盼望他在黑暗之地多得父的保守，不至速死，可为主多作工作。

二十、天上的经验

我们知道基督徒中在生时上过天堂的颇有几人，但次数都很少，不过只有一次或多到两三次而已。但孙大信上天堂的次数极多，每月约有七八次，平均每周差不多两次。他自己说，这正如保罗的经验，“或在身内，我不知道，或在身外，我也不知道”这经验又如约翰所见的启示一样。据他说，天堂有三层：第一层是地上的天堂，是每个信徒都可以经验到的，这就是与主同在的平安与喜乐，也就是看见地上万事万物皆为美好。为主受苦时，更亲近主，也说特别感到天堂在地上。第二层天堂就是第一第三中间层，也就是主耶稣对十字架上的强盗所说他要去的天堂，这里所住的就是灵命还不能达到三层天的灵魂。在这里不能见基督，只能感觉到神的能力和影响，像光波与声浪一样淹及他们。这里也可以听见天上的音乐。

第三层天就是保罗所到过的，便是一些少数真信主的义人所到的地方。孙大信到过这里，他才了解保罗所说的“或在身内，我不知道，或在身外，我也不知道”之真义。这是因为在那里有知觉，知道确有身体：身体是透明的。但是虽然有身体，当用右手摸左手时，却觉不到有什么。

第三层天上的人与物，不是用肉眼看的，乃是用灵眼看的。天上的人告诉他，这对灵眼就是人永久离开世界离开肉体以后所用的。第三层天有基督的宝座常常在中间，神的形像是描写不出来的，神的面

貌，正好像孙大信在信主得重生时第一次用肉眼所见的一样。他有一次看见神手上的钉痕，可是不但不难看，反而美丽发光。神有胡须，并有长发，发色如同金丝发出亮光。面貌像太阳，但其光线不会使人晕眩。神面常微笑。基督宝座周围有数不尽的光荣的生命；有天使也有圣徒。那些是天使，那些是圣徒，是分不清的。孙大信曾问过如何分辨天使与信徒，天使回答说：“不必分，在这里我们都是荣耀的，都已合而为一了。”他们的荣耀也分大小、种类、颜色。衣服像用光作的。在地上实在没有天上的荣美，就是金钢钻宝石也不能及。

在天上讲话不用问答，你把思想放在我里面，我把思想放在你里面就是交谈了。在地上，有时不待对方开口，我们也有已知道他要说什么的。天上说话就是如此。天上话不用学，马上会讲，如同婴儿从胎中生出，虽然先前没有呼吸过，也马上自己会呼吸。天上的事也是这样，本来不会的，一上去马上就会了。

最有福的事就是“圣徒交通”。这是一种特别的谈话，也就是圣经里所说的“圣徒交通”，确是乐中之乐。有属灵的问题，一问便明白。天上还有一种特点，无论什么事，总不会令你讨厌。地上的事物，那怕就是好事物，久了就会厌，天上的正相反，越久越好。

一次他看见地下一个乡下人的信徒，在祷告中被圣灵充满，身体因快乐在发抖，口里只说：“主啊！感谢神，够了，够了，太好了，受不住了。”这同神对摩西说：“你不能看见我的面，因为人看见我的面不能存活。”（出 33：20）所以无人能见神，摩西也只能见神的背。在肉体中不能见神，但灵眼确是可能的。

在灵里可以听见天上的音乐，但不见乐器。他四处查看乐器，却看不见，但随时随地都有乐声。天上的特点，无论什么事都像在家中一样，没有不惯的，没有不喜欢的，没有一样东西是丑恶的。在那里想见谁，无论相隔多远，一想就看见。因此他们常与主坐在一起，因为一想就见，常想就常见。那里是我们所仰慕的；没有忧愁，没有烦恼，只有爱，只有喜乐，而且永远是这样。

在那里他们有家有屋，是主所预备的。有一次，他在主面前，人叫他到自己家中去，他说：“我不要去，在这里与主同在多么好。”人勉强他去，去了以后才发现那家非常的好，因为主也在那里。地上的东西是天上的影子，地下的山水、鸟、兽、花草等天上都有。所有不同处，地下的不完全，天上的完全美丽。天上就是没有生命的东西也能赞美神。天上的东西都不是消极的，都是积极的。你欣赏，他也能了解。天上的视线特别长，一举目可看到几百万里，无物可阻挡视线。住处有间壁，但是不阻视线，都是透明的。心思意念也是这样，我想什么，人能看见，人想什么，我也能看见。凡心所想的都得到满足，并且有想不到的满足。在那里你不缺乏什么，所有最好的都在那里。

二十一、关于天上事的问答

孙大信在天上时曾向天上的人问了许多问题，都得到满意的解答。现在据他所自述的，摘记录数则如下：（1）约翰福音 10：34 主说：“我曾说你们是神。”这话我不明白，就问一位天上的人（他是天使还是圣徒我不知道），他说：“人有数不清的欲望，这表示当他上了天上，就会有无穷的进步；我们

现在世界上的才能不过十样八样，在天上我们的才能将如头发那样多，这就是“你们是神”一语的命意（2）“你们要完全”，像天父完全一样。”（太 5：46）。为什么不说“你们要完全，像天使或先知一样完全呢？是不是我们要变成神？那岂不与神同等，向神违反了吗？”他们说：“神要你与他同等，因爱人的常要与被爱的同等，譬如你爱一尾金鱼或一条狗，你不会满足，只有爱一个人才会令你满足，因为人才与你同等。神也是这样。假使你真与神同等，也不曾造反，只有更知道神的爱，更感谢神的爱。天上是没有嫉妒。你真的像了神。天上也没有人嫉妒你。虽然天上的人的程度不同，却不致意见不合，也不会有纷争。那里人人和睦，纵有程度低的，也觉得心满意足，因为他的想法是：“我虽然不完全；可是我大哥完全；我大哥光荣，所以我也光荣。”（3）孙大信的朋友（《孙大信传》的作者）问他说：“你在天上看见启示录后面几章所描写的场面吗？”他说“看见了，当我看见这场面以后，便想起我的大兄约翰在两千年前也曾到过这里。”又问：“有没有看见启示录中间的一段？”他答道：“没有。从来没有。有一次好像看见过末段描写的生命水的河，明亮如水晶，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。”（启 22：1）。（4）孙大信问天上的一人说：“天上的首都在哪里？神坐在哪里？”回答说：“天父神在天上也看不见。前面所见的是基督。神住在爱他之人的心里，因为那里就是神掌权的地方。因此若没有生命，就没有神的地方，也没有神的统治。”

约翰在启示录说过：“那些圣徒额上写着羔羊的名字的。”但他在天上没有看过这样的圣徒。他很奇异，再细看一步，原来每个人的面孔都像基督。天上的字与地上的字是不同的。

作者问：“有没有看见以西结书和启示录所说的天上的基路伯，与有翅的活物？”他说：“没有。我想所谓天上的有翅的活物，因人的语言讲不出天上的人身上所发出的亮光，所以称之为翅。最初我也以为是翅膀，后来细看乃是亮光，从身的两旁发出。”

孙大信问天上的人：“由天到地有多少远？”得到的答复是“没有人晓得，但一刹那就到。”到是很快，但距离多远，根本说不出。

孙大信说：“有一次在天上看见一人，面上也充满荣光，有透明的身体，这人一看见我，便上前来与我谈话，向我说‘你还认得我吗？’我说我忘记了。他说‘在某处的麻疯院里，你去讲疲乏，我是坐在最前排的一个，那时我是一个麻疯病人；在一九零八年二月二十二日主接我到这里来。现在我不是一个麻疯病人了；神已经赐我一个光荣的身体。”当我回来以后，就照他所说的那间麻疯院去查问，果然有一个叫那名字的病人，在一九零八年二月二十二日离开世界。

二十二、最大的奇事

有人问孙大信说：“你生平有许多奇事，不知最大的奇事是什么？”孙大信答复的是如下一件事。

我去西藏的拉隆传道时，喇嘛僧以我胆敢潜入藏境，传基督福音为我的罪名，判我极刑。但他们这教原是佛教之一支派，不能杀人。所以处极刑便有三个办法：一为将犯人包在牛皮内，置于太阳光下曝晒，直至皮干人死。一为将犯人从高崖上推下，使他坠落深谷，粉身碎骨。另一为把人放在枯井内，上用盖锁住，不与饮食，任其饿死。这次他们对我采用第三种办法，就是将我锁在枯井内。当他们推

欠下井时因其势非常凶猛，致我的右手受伤而剧痛，下面又有在先前死去之人的枯骨腐肉，臭气熏人欲死，还有毒虫咬我全身，非常痛苦。这种待遇，比什么死法还难受。我当即用主在十字架上的祷词说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”时间慢慢的过去，日而夜，夜而日，无饮无食，自分不久即死。到了第三天晚上，正在祷告呼求时，忽闻井上有开锁的声音，既而井开绳下，有人对我说：“用你那只未受伤的手拉住绳，用脚踏住绳下面的环。”我照著作了，就慢慢被拉上来，这才吸了上面的一口新鲜空气，又有锁井盖声。我想看看究竟是何人救我。环视之下却不见一人，同时右臂的痛楚也忽然消失。如果这不是主或主差来的天使，又有谁能作呢？此时惟有感谢天父非常的拯救。随便过了一夜以后，第二天早晨起来，觉得四肢无力，勉强走入一店中，稍事休养。待体力恢复后，我又去市场讲道。那时人都以为我已死了。后来看见我又在讲道，就以为我死而复活，于是又四下热闹传说。大约藏人又去告诉喇嘛，喇嘛听了大怒，以为谁盗了他的锁匙开了井，把我放走的。我又被捕，解到喇嘛前受审。在盘问时，我讲述被解救的经过。喇嘛搜查后，见锁匙仍在他自身的腰带上挂着。他于是大怒，默然不语多时，结果不敢再锁我，只驱我离境。

二十三、至死忠心

孙大信最后一次入藏，是在一九二九年；起程时是四月十八日，以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。起初的几年，人们还希望他尚在人间，只不过因为疾病或监禁，或其他料想不到的理由，不能和友人通信。后来就全无音讯，于是人们才起了种种猜测：或者在荒野敌不住寒风、毒蛇、猛兽，辞了人世；或者被喇嘛弄死，作了殉道者。那时印度政府也曾作一次探查的努力，虽然找不到确定的证件，但却得到一个驳不倒的结论：沙陀孙大信是已经死了。

关于孙大信的临终，记载很多，我们且引派克夫人（Mrs. Aratur Parker 孙大信传的作者）的话，作为本篇的结论：

从一九一八年以来，我与孙大信已成为很亲的朋友。一九二九年，他又到西藏去了。临去前他允许了我为他作传，并亲自供给了我许多材料。我们在印度的时候，他常在我家中居住，是我们的上宾。一九二二年，他第二次到欧洲时，是曾到过我们在英国的家。一九二五年，我们离开印度，他照旧与我们信札往来，表示十分诚挚的感情。他刚动身赴西藏的时候，他又寄信告诉我们，谁料这就是他最后的笔迹。孙大信强健的时候常退居静处，专作默想和祷告的工夫，希望可以成圣。他两次到欧洲，生活上虽然不改他简单的常态，也得到许多经验，而对于他的健康则颇有损害。他的身体逐渐衰弱。在他的信中常常表示希望早日脱离尘世，可以早些与基督同在。有了这种思想，所以他决意再到西藏去会晤他的一小部分信徒；他感觉到他应当做那差遣我来者的工作。他的心十分思念西藏的基督徒，所以入藏的意念愈加恳切。一九二九年四月十八日他的信中写着：“我今天想起程到西藏去，我知道这行程上的危险和艰难，但我应当顺从王的旨意（徒 20—24 章）。如若神叫我仍旧平平安安的回来，我立刻就会写信给你，否则我们就等到主的足前再会面了。”

自从他没有回来，又经过了详细的搜寻之后，证明他不能照着对他的朋友们宣布的预定计划达到他们的目的。想必是他还没有走到有火车的地方之前，就遭了不幸，并且很快的减了各种痕迹。

